

与设计一起前行

田中一光 自传

[日] 田中一光 | 著

朱悦玮 | 译



田中一光自传
与设计一起前行

Ikko
Tanaka

田中一光自伝：われらデザインの時代

〔目〕
田中一光一著
朱悦玮一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田中一光自传：与设计一起前行 / (日) 田中一光著；朱悦玮译。

—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9

ISBN 978-7-5699-1771-0

I. ①田… II. ①田… ②朱… III. ①田中一光—自传 IV. ①K831.3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03730 号

Tanaka Ikko Warera Design No Jidai

©Ikko Tanaka 2004/licensed by DNPartcom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4 by Hakusui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kusui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TOKYO, and YOUBOOK AGENCY, CHINA, Beijing.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5-7776

田中一光自传：与设计一起前行

TIANZHONG YIGUANG ZIZHUAN YU SHEJI YIQI QIANXING

著 者 | (日) 田中一光

译 者 | 朱悦玮

出 版 人 | 王训海

选题策划 | 胡俊生

责任编辑 | 周连杰 余荣才

装帧设计 | 程 慧 孙丽莉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317-519686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17 字 数 | 118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1771-0

定 价 | 58.0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I II III IV V

目 录

I

- 一 故 乡 002
- 二 画室剧场 021

II

- 一 大 阪 036
- 二 A 俱乐部 054
- 三 上 京 064

III

- 一 阳光广告公司 (LIGHT PUBLICITY) 084
- 二 日本 Design Center 095
- 三 初临纽约 110

目 录

IV

一 新道路	124
二 邂逅建筑设计	139
三 大阪世博会	147
四 时代的变迁	159
五 文字、色彩、纸张.....	169
六 书与设计	184

目 录

V

一 西武剧场与西武美术馆	200
二 创意总监的职责	213
三 向世界介绍日本	227
四 个 展	238
二〇〇一年一月一日	247
《田中一光自传》寄语 鞠谷宏	251
简略年表	259

IKKO Tanaka

田中一光自伝
われらデザインの時代

一 故 乡

从 JR（日本铁路公司）奈良站到猿泽池有一条商业街。这条街就是三条通，在三条通的西边，开化天皇的皇陵附近有一个叫东町的地方，我就出生在那里。那一年是 1930 年（昭和 5 年）。

现在那里已经高楼林立完全变了模样，在我的老家旁边是奈良最大的床上用品商店，斜对面是奈良数一数二的日式点心店“弁天饼”，其他还有酿酒厂、面豉酱和酱油的制造厂等，占地面积都超过 660 平方米的大型商家。

我的老家从外祖父那一代开始，就一直经营着一家叫做“鱼万”的鱼糕店，所以家里总是飘着一股腥味。外祖父在兄弟九人里面排行最末叫做末吉，都说他跟着大哥混黑社会，但我觉得他先是

作为近卫兵加入了东京的麻布连队，后来在很大的年纪才开了鱼糕店。在我小的时候，每天早晨外祖父都会打电话到大阪的中央市场询问当天的鱼价，决定当天进什么货，而我就在他打电话的声音中醒来。

据外祖父说，他的父亲鱼谷万吉很有商业头脑，所以才留下这么大的房产，但我总觉得和相邻的店铺相比，我们家显得很寒酸。

我的父亲田中音吉，是三重县四日市附近一户采女农家的老儿子。那一带的农业和鳗鱼养殖业比较兴盛，但父亲从年轻时就进入奈良铁道省（现在的JR）工作，后来入赘和我的母亲富士枝结婚。因为我只在二战时被寄养在父亲的老家1个月左右，所以对父亲的老家几乎没有什么印象。

我们家从早到晚都有很多工人忙来忙去，因为嫌小孩子影响工作，所以大人们总是会“给你点零花钱，你自己出去玩吧”，也就是说我出身于那种对孩子自由放养的家庭。

我小时候基本是由外祖母带大的。但是，即便是自由放养的家庭，外祖母对我的管教也甚严。我的母亲则是一名典型的商人家的女儿，性格开朗活泼。

我出生后，次弟祥介、三弟成典、长妹节子相继出生。

家旁边的寺院就是我的游乐场。那时候兴福寺的三重塔和北圆堂还没有被围墙围起来，是一处杂草丛生、阴森幽暗的地方。传说只要绕塔三圈再朝塔上扔石头就会有女鬼出现，所以我每次朝塔上扔完石头之后都会一溜烟地跑回家。

早春时东大寺二月堂的汲水仪式，随后的达陀戴帽仪式，春日大社的若宫祭和薪能，等等，我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习以为常般地和一些千百年前的古典重复地保持着日常的接触。

兴福寺的东金堂被称为“文殊先生”，文殊菩萨坐像是智慧的象征，就像是天满宫的道真公，所以每年春季的升学期，学生们会在1张20厘米大的纸上写1个字用来供奉。寺院方面会选出80名学生所写的80个字做成1块牌匾，挂在寺院的屋檐下面装饰

1年。母亲也让我练习写字，并且将写好的字供奉上去。

据说我从小就很喜欢文字，母亲背着我出门的时候，我会用手指着商户招牌上的字询问读法和意思。

但我最初产生兴趣的，是模仿歌手的演唱。我家有一个在当时非常罕见的留声机，工人们经常用它来听美奴、雾岛升、哥伦比亚小姐等唱的民谣和歌曲，我很擅长模仿这些歌手的演唱。我家对面弁天饼的工人们总叫我去给他们模仿。因此，等他们工作结束后，我就会去唱上一段，有时候还会得到点心作为奖励。

我还喜欢模仿电影。二战刚开始的1937和1938年，历史题材电影大多改编自讲谈和歌舞伎，几乎都是先代萩和锅岛的宫廷剧和儿雷也之类的电影。在当时的新兴电影公司中，出演宫廷剧和猫妖的铃木澄子、森静子、国友和歌子等明星很受欢迎。我虽然年纪不大，却对八汐和岩藤那样的恶女和妖女又爱又怕，我还很喜欢披着母亲的和服装成猫妖吓唬比我小的孩子们。

那时候想看一场真正的歌舞伎，必须花上1个小时的时间搭

乘大规铁道（就是现在的近铁电车）前往大阪才行。我记得家人带我去过好几次，对拿着大大的木制鞋子寄存牌、用来热茶的火盆和坐垫，把我们带到座位上的服务员递给我一块小点心的事情还有模糊的印象，但舞台上表演的内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当时奈良有两家电影院。因为我就读的椿井小学位于闹市区，所以电影院对我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地方。其中一家叫做尾花剧场，是松竹电影公司的独家电影院，这里也有服务员拿着坐垫带观众到座位上，是一家具有传统剧院风格的电影院。另一家则是位于红灯区正中间的中央电影剧场。这家电影院会播放新兴电影公司和日活电影公司的电影。我个人比较喜欢松竹电影公司的电影，经常会一个人背着书包去看电影。

我很喜欢看那种分为上下两集的电影，有时候我看完电影出来天都完全黑了。这时，我就会脱下鞋光着脚跑回家，但一到家就会挨一顿骂。当时我就是这么喜爱电影。我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从早到晚都泡在电影院里，那时候上映的电影我基本都看过。

与动作电影和战意高涨的军国主义电影相比，我更喜欢柔和

一些的电影。川崎弘子饰演的悲惨母亲让我心生郁结，在吉村公三郎的《暖流》中，高峰三枝子失恋后为了掩饰泪水而在海岸边用海水洗脸的场景也让我感动不已。

当时小津安二郎导演的电影和《木石》《纯情二重奏》《爱染桂下情》三部电影非常流行，还有田中绢代、木暮实千代、水户光子等非常著名的明星。

奈良几乎没有引进外国电影。我是在进入京都的美术学校之后才第一次看到朱利恩·杜维威尔和雷内·克莱尔等人导演的外国电影作品。但当时我就算想看也没钱，所以常常很羡慕那些看过热门电影的人。

总之我对电影的狂热非比寻常，不看电影的时候我就会画一些演员的肖像画来当作消遣。比如有一部叫做《父亲在世时》的电影，那么我就会以《妻子在世时》为题思考一部新作。我会尝试将两个之前从未合作过的演员放在一起，然后选择导演和其他演员，将报纸和杂志上的内容剪下来拼贴在一起，再自己画上肖像画，写几句宣传语，做成报纸广告的样子，我一直乐在其中。

当我到了小学高年级的时候，开始对园艺产生兴趣。每天放学一到家我就会跑到后院的农田，栽培香豌豆、大丽花和风信子等植物。我的手指甲之所以有些变形发圆，就是因为那时候一个劲地挖土导致的。当时《主妇之友》和《妇人俱乐部》等杂志附送一本很厚的增刊叫做《趣味家庭园艺》，卷首彩色插图介绍的是位于田园调布的木暮实千代家庭院的园艺制作方法，我将这本书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全都看完了。

我自己制作堆肥、除草、消毒，每天都很忙碌。在一无所有的土地上播种，眼看着它们生长壮大，这种季节变迁的过程实在是非常有趣。

我还有一个兴趣，那就是收集“花卉信息”，比如香豌豆的花，在奈良就算向老师请教，他们也说不清楚。因为当时在奈良根本没有这种花。但我看到书上说“香豌豆属于豆科植物，和豌豆很像，会开出粉色的花”之后，无论如何都想要看一看这种花，于是我拼命地找香豌豆的种子，花高价买下来并且种了下去。

当香豌豆第一次开花的时候，我心中的感动真的是难以言表。

当时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原来这就是香豌豆花啊！”

我升入中学（奈良县立商业）之后，与农业学校校长的儿子成了朋友，我总是泡在他的家里。他家的院子里开满了水仙。如果是日本水仙的话那么谁都认识，但像喇叭水仙那样少见的品种，照片上的模样和实际开花时候的模样却是有所不同的，这让我非常感兴趣。

喜欢植物对于饮食生活也有所帮助。在这一点上，我可以说是从原始时代到高科技时代都体验过的人。战争年代连土豆和地瓜都搞不到，我只能摘掉蜂斗菜的叶子，食用根茎，或者用大豆煮饭，这与现代人的饮食习惯简直是完全相反的。

上了中学之后，我很擅长写作文。负责教我们国语的森口老师有个外号叫做“少爷”，即便在战争年代也仍然留着一头长发，给我们朗读夏目漱石的作品，是一位很有文学修养的诗人。当时他刚从学校毕业只有 20 多岁，每次我去他家里玩的时候，他都会用留声机放贝多芬和莫扎特的曲子。上作文课的时候，老师也总是会朗读我的作文。

有一次朗读课，我朗读了芥川龙之介的《蜘蛛之丝》。当我站在讲台上，刚开始读了第一句“有那么一天，佛世尊经过宝莲池畔……”的时候，教室里忽然哄堂大笑。似乎同学们都觉得这种装模作样的说话方式，与战争年代的学校氛围不符，十分奇怪。

我当时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就在这个时候，森口老师及时地出言相助道：“这就是芥川这位作家的文体，他从一开始就是使用这种文体来写作，所以一点也不奇怪，请继续念吧。”

相反我很不擅长英语。对于为什么在战争年代还要学英语这件事，直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教我英语的是高石老师，他的外号叫做“狂犬”，真的是一位像狂犬一样可怕的老师，在他的家里摆着一个巨大的弹珠台。后来老师的女儿与永井一正结了婚，真是让人大吃一惊。永井是大阪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和老师的女儿交往了。

我对手工也不怎么擅长。比如制作飞机模型之类的东西，我就因为粘不牢竹篾条导致模型很快就散架。明明大家都说我做饭的手艺不错，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做不好手工。直到现在我仍